

# 生命逐光,照亮远方

——读《所见微尘,皆因有光》

刘学正

倘若将一个人看作一株植物,那么其生命的历程,便是一场浩荡的逐光之旅。梦想的种子深扎泥土,而后在阳光的照耀中萌芽、成长、茁壮、参天……《所见微尘,皆因有光》一书,收录了《北京文学》杂志刊载过的代表性散文作品,毕淑敏、刘醒龙、梁衡等14位中国当代作家化笔墨为光,用明亮色彩传递人生真味,生命的感慨、亲情的温暖、思想的花火皆跃然纸上。

书中有温厚的人生忠告。毕淑敏在《一念三千里》中指出,念头之间,或达天堂或堕地狱,好的念头如一个浮力优等的筏,在脑海中辗转腾挪不惧风浪。她告诫人们,“让念头刹车转弯,让念头褪色重染,让念头从容消遣,让念头春风又生……把好念头变成好行动,让好念头层出不穷地开花,乃是人生要务。”在张秀超的《谁能够让你站起来》中,哥哥

经历丧子之痛后,逐渐认识到了生活的真相,在告别中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灾难,降临在那么多家庭,那看上去如草如蚁的平凡的人们,都把那灾难踩在脚下,往前赶路了。”作者不由感慨,“生命的顶峰是对生命本身的理解!”

书中有对亲情的眷恋。刘醒龙的《抱着父亲回故乡》,完全是蘸着自己的血泪写就的,是一首没有分行的深情的长诗。“山坡上,一堆新土正散发着千万年深蕴而生发的大地芬芳。父亲没有挣扎,也没有不挣扎。不知何处迸发出来的力量,将父亲从我的怀抱里带走。”字里行间,展示的是对故乡、亲情的无尽追思和眷恋,如涓涓暖流穿透人心。苗秀侠的《去颍西湖》,读来叫人心疼,女儿的夭折几乎击溃了一个母亲,“萱萱睡在小木盒里,枕着颍西湖水波的轻漾,开始她另一个世界的时光。”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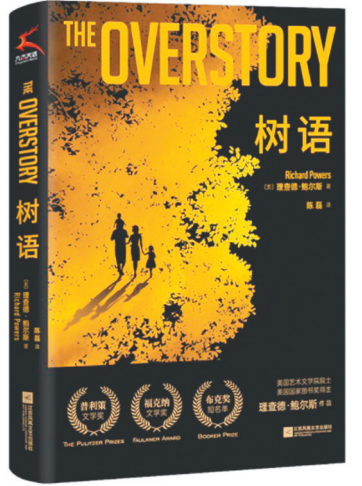
尽全力,而终未成愿的母亲,只能“把大把的眼泪,攥成坚硬的干冰模样,抛洒在来来回回颍西湖的行走里,让路途变得清洁,让现世回归到当年的明朗。”

书中有礼赞生命的篇章。梁衡的《沈公榕,眺望大海150年》,描写了清代船政大臣沈葆楨手植古榕树的前生今世,“正当它伸到一半时却在空中齐齐折断,突兀地停在半空,枝上垂挂的气根随风舞动,像是一个长须老人在与钟楼隔空呼唤。”壮士断腕后,“沈公榕”迎来华丽再生,“满山的榕树攀山附石,层层叠叠,绿云压城。气根从天而降,密如天幕,有的竟穿透石块,石上生根,直如弦,挺如柱。”陈启文的《时空中的一个坐标》,讲述了被困于兵马俑土牢的文明天祥,“一个囚徒,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镣手铐被狱卒呼来喝去,还要经受一次又一次酷刑的折磨,哪怕一

个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炼狱般的痛苦”,然而不可一世的忽必烈最终无法战胜这个手无寸铁的南宋士人,“纵使改朝换代风水流转,在一座京都的骨骼和经络之间都不能缺少这样一个灵魂,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也从此成为一个灵魂的坐标。”

“散文的生命力,取决于文本本身是否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绝不能无病呻吟或人云亦云、言之无物。”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看来,优秀的散文,能在为读者带来阅读愉悦的同时,启迪心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陶冶情操。

一篇篇风格迥异,却又同样厚重的散文,上接历史人文,下连市井烟火,读来颇有意味。《所见微尘,皆因有光》,生命逐光,绝非仅是为了自身成长,而是要拥抱光,并成为光的一部分,照亮更深、更远的地方。



《树语》(美)理查德·鲍尔斯/著,陈磊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如果树能说话,那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一部人类与自然史的诗,如同《瓦尔登湖》遇见《百年孤独》,几个世纪,不同种族国家的人物命运如同一棵树,地下是家族传统的文化历史,地上是新纪元的文明,他们相遇,相识,共同为自然与生命而战。从布鲁克林乡间的栗子树,到东方中国的扶桑传说,从有语言障碍的科学家,到越战中跌入树中的美国飞行员,一个瘫痪的印度游戏开发程序员,一个怀疑人性的心理学家,一个拥有神秘宝物听过古老传说的工程师,一个曾死去的女大学生。九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背景的毫无关联的故事,终于汇聚在一起。

## 树根

起初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那里有了一切。

然后,在西部一座城市高处的公园里,黄昏过后,天空中信息如雨点般倾泻。一个女人坐在地上,背倚一棵松树。树皮重重地抵着她的背,像生活一般坚硬。空气中充满松针的香气,木头的中心有股力量发出连续低沉的声音。她侧耳倾听,收听最低频率。这棵树正在说着什么事情,一字一字地。

她说:太阳和水是值得一遍又一遍回答的问题。

她说:好的答案必须从头开始,彻底改造许多次。

它说:每一片土地都需要新方法才能掌控;开枝散叶的方法比任何裸木铅笔所能找到的都更多;一样事物能遍历每一个地方,只需静止不动就能做到。

女人正是那样做的。信号如种子一般纷纷洒落在她身旁。

今晚的诉说离题了。桤木的弯枝说起很久以前的灾难。北美矮栗树苍白的花倒挂落花粉,很快它们就将变成多刺的果实。白杨重复着风的闲话。柿子树和核桃树摆出它们的诱饵,花楸树铺开一簇簇血红的果实。古老的橡树起伏着,传达未来天气的预言。好几百种山楂树因为被迫共享一个名字而发笑。月桂树坚持说,就连死亡也无法叫他失眠。

空气里的香味中有某种东西对女人发出命令:闭上眼睛,想想柳树。你看见的下垂枝条是不正常的。想象一根金合欢树的刺。你思想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够尖利。盘旋在你头顶上方的是什么?此刻漂浮在你头顶上方的是什么——此刻?

就连更远处的树也加入进来:你对我们的一切想象——迷人的红树林站在高跷上,肉木蕊的核仁是一把颠倒的园艺铲,多瘤的巴哈树像象鼻,婆罗双树像直立的导弹——总是截肢腿的;你的同胞从来看不到我们整体的模样;你们看漏了一半还不止;地下部分总是和地上部分一样多。

那正是人的麻烦,是他们的根本问题。生命与他们一同奔跑,他们却看不见。就在这里,就在那里。创造土壤,循环水源,交换营养,制造天气,建造大气,喂养、治疗和收容的生物种类远超人类所能计数。

活木森林组成的合唱队对这个女人唱道:但凡你的思维比现在稍微绿一点点,我们的意义就将把你淹没。

她倚靠的松树说:听吧,有些事情你需要聆听。

(选自《树语》)



遇见好书 好书分享 请您推荐

## 点铁成金

朱辉

就像咖啡有咖啡伴侣,曾经我们读书时,书籍也是有伴侣的,那便是笔记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一年买不了几本书,阅读主要靠互相借阅。如今许多人书架上的书,本本崭新。那时候都是满书架旧书,一本书的传阅率往往是如今的几倍、几十倍。借来的书不能久留,于是会用笔记本抄下书中让自己欣赏的字句。

看书做笔记带来的好处是长久深远的,至今我写起文章来很少出现“梗阻”状况。因为当年做的几本笔记已经溶解进了脑海里,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现在书价涨了许多倍,但与薪资水平相比,买书不再是奢侈的事,所以极少见到有人做笔记了。随着网络阅读的普及,复制粘贴也变得异常容易。于是报刊上的文章,不少都是“百衲文”。把唐诗宋词里描写春天的句子复制过来,粘帖在一起,结尾来上几句“春天真美丽”之类的总结,一篇《古人咏春》就完成了;将古文里赞美夏天的佳句同样拼贴一下,最后感叹几声,《古文里的美夏》就可以拿去发表了。

“天下文章一大抄”,复制粘帖派往往祭出这样的理论,有人还会抬出“文抄公体”鼻祖周作人,为自己正名。然而此抄非彼抄,视听不容混淆。那么界限何在呢?就在黄庭坚的那句话“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包括周作人在内,古往今来善于“抄袭”的名家,都能将别人的东西作为原料,提炼出自己的思想。最终不一定实现了“点铁成金”的升华,起码也冶炼出了一种新的“合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单纯“搬运”的过程。就拿文史写作而言,如果仅仅将某个朝代房价、菜价罗列成篇,那就是所谓的“资料写作”,作者只是搬运工而已。而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独特而非老生常谈的一些见解,那就是创作。

怎样炼出“合金”?直接去网上复制粘帖,火候往往是不够的。不妨重拾以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许多文字经过笔下的书写方能入脑入心。而不靠复制粘帖,靠自己笔记过程中靠下的记忆去写作,往往能将别人的语言化为自己的语言,彻底与“搬运”“文抄”划清界限。

读书不仅用眼,而且要用笔、用心,这种读书法永远不过时。



玄武湖畔小巧轻盈的阳光房、龙蟠中路旁玲珑别致的“江南驿”……40座各具特色的“梧桐语”小型城市客厅以南京的绿色名片“梧桐”为符号,散落在街巷,却以小见大,承担着古都南京的气质与温度。作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全球创意城市示范空间,每处小型城市客厅都娓娓讲述着人文南京、绿色南京、书香南京、艺术南京的故事。2023年,南京市将再新设20处“梧桐语”。 杨贽/文



## 阅读的意义

张燕峰

我一直忘不了那张照片:大轰炸之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处处断壁残垣。图书馆的屋顶被炸飞了,书架也摇摇欲坠,架上的图书更是落满尘土。可是那些劫后余生的市民,有的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有的头部裹着渗血的纱布,有的腿受了伤拄着拐杖……他们都站在露天的书架前安静地阅读,表情是那样的平静和安宁,丝毫看不出失去亲人的悲戚和哀伤,以及家园被毁的愤怒和慌乱。

英国作家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读书能构建起一个人的精神家园,给心灵撑起避雨的屋檐,任何慌乱和迷茫,总能在书中稳住阵脚,不让你瘫成软泥,获得超脱和抚慰。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翻越一座

山头。山上草木葳蕤,怪石嶙峋,野草蓬勃,虫子欢唱。你的鼻子深情地与花香缠绵,目光温柔地抚摸万物,双脚亲吻每一道山脊和石方头,你的耳朵灌满了天籁之音……身在其间,心都醉了。读书亦是如此,在文字构筑的美好中,跋涉,游览,畅思,物我两忘。与先贤对话,启迪思想,更是快哉快哉。难怪古人说“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掩卷之后,心灵澄澈,通达,轻盈愉悦,是世上最美妙最高级的享受,真是阅书,越山,悦己。

有人曾怀疑地问:读书到底有什么用?确实,读书有时候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功用,就像竹篮打水,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在反反复复的打水之中,篮子被洗白白了。虚荣,浅薄,嫉妒,已悄然远

离了你的心灵之篮,正义,良知,悲悯被悉数收纳其中,让人更加从容淡定,坦荡豁达。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写道: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呆头鹅再怎么打扮也是呆头鹅。书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馈赠我们心灵成长的力量。书香润泽心灵,浸染气质,可以让一个容貌平凡的人变得眼中有光,平添高贵之气。一个人读过的书,最终长成了他的骨头和肉,在岁月风尘中,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房子再小,也要留出放书的空间;工资再少,也要留出买书的钱;工作再忙,也要挤出读书的时间。书中未必有黄金屋颜如玉,但一定能让你在纷扰间,安静,美好。

到了天上,正眨着眼睛笑我话。

夜色温柔,星光如豆,我望着星星,遥想故乡的父母。星星连着星星,组成一条长长的星河,我在这头,他们在那头,纵然相隔千里,因为星河的连接,我们的心彼此还在一起,从未分开。夜半犬吠,那条星河停泊在窗棂,像母亲的目光,温柔地看着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最后进入我的梦乡。

福楼拜说:“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我未能按时看日出,但一定按时看星星。邻居养猫、养狗、养鸡,我养星星,只是我不敢告诉大家,我怕他们笑我幼稚,笑我愚笨。我把星星养在眼睛,养在手心,养在心底。

喜欢泰戈尔的诗,“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星,引领我的灵魂,穿过未知的黑暗。”在那黯淡的日子里,庆幸养了一群星星,除了带给我许多微光和慰藉,还引领我的灵魂走向遥远的未来。

## 养星星

侯美玲

快速闭上眼睛,一颗小星星来不及逃走,被我关在眼睛里,和我玩起了捉迷藏。

有一颗孤星偏居一隅,斗转星移中,总是同其他星星保持一定距离,既不靠近,也不远离,就那样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位置,像有什么心事,又像是在等待另一颗星星的到来。我不说话,星星脉脉不语,我们互相凝视对方,仿佛要猜透彼此的心事。我喜欢那颗孤星,把它想象成一朵花,一只鸟,一个天使,所以它在我眼里是美丽的、有趣的、善良的。

一颗流星“嗖”地划过天际,留下一串滑落的线条,淡淡的,浅浅的。沈从文说:“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处。”我敏

佩那颗流星,从亘古的远方跑来,又奋不顾身投向去处,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留恋,是回到母亲的怀抱,还是追寻爱的踪迹,没有人知晓答案。

院子里有一口井,流溢的星光洒在水面,轻飘飘得像鸿毛。几颗星星落在井底,时而影影绰绰,时而摇摇晃晃,像蹒跚学步的孩子,眼看就要倒地,却又稳稳站住,然后一点点荡漾开来。井水洗过的苹果光洁如玉,我使劲咬一口果子,感觉同时吃了颗星星,星星和果肉一起滑进肚子里。想到它也许会像铁扇公主肚子的孙悟空一拳棒打脚踢,我“噗嗤”笑出了声,笑声带着碎苹果和星星一同飞奔出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抬头,它又回

那时我在乡村一隅工作,到了晚上,偌大院子空荡荡的,我常常独自坐在石凳上看星星。

大地静谧,天空深邃,星星东一个西一个,一闪一闪地镶嵌在蛋壳一般的天幕上,不时发出一束束寒光,远远望去璀璨如碎冰。我凝视星空,最先找到北斗星,那么明亮,那么耀眼,拖着一条尾巴,在众多星星中脱颖而出。我继续寻找熟悉的星星,感觉每一颗都很灿烂,每一颗都很独特,每一颗都在等待我的观赏。

凉风习习的夏夜,虫鸣唧唧,繁星点点,星光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亮更密的光芒。夜空热闹非凡,众多星星挤挤挨挨,微微仰起头,星光落在我的鬓发上,如白霜,似薄雾。星星缀满我的双眼,亮闪闪、晶晶亮,我努力睁大眼睛,好让星星拥满其中。它们在在我的双眸里徜徉,无拘无束,一会儿你追着我,一会儿我追着你,欢快得如同串串跳动的音符。我故意

兰质。散文大家董桥撰文说她“工笔堪称一绝,然画作所传甚稀,今可见者,画面点染清纯、精致而不失洒脱。”

鱼丽以委婉有致的笔触,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寄寓着深沉的情感,一一叙说着画家们的人海沉浮、岁月浮华。她们的哭与歌、笑与痛、超越与沉默、张扬与低调,甚至生与死,都在她的简笔勾勒与繁笔细描中体现。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编审卢润祥在本书序言里说:“作者用笔深情,复活众多闺秀的灵魂倩影,她们端庄、贤淑、静美,在文事艺苑上的成就、立身行事的风骨与传统,令人瞩目。本书的文笔简洁、清婉、雅致,以独特的人文关怀,高扬传统的‘闺秀情结’,为‘闺秀笔记’写作树立起了标杆。”直是解人之语。

鱼丽的“闺秀笔记”系列还有两册,即《才女风景》《佳人风华》。《才女风景——兰气息,玉精神》写的多是女作家、女学者,如张爱玲、苏雪林、杨绛、袁荃猷等。《佳人风华——幽兰独抱真香色》中,多写女词人、女社会活动家,如词人吕碧城,画家陆小曼,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社会活动家严韵韵、刺绣大师沈寿等一代风华佳人。

鱼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风熏陶,加上后天的良好教育,她素心如兰,以女性细腻的笔触,独特的思维,把心思和笔墨倾注在了描写这些杰出女性身上,使她们的才华不被无性的岁月湮没。当然,她的兴趣点不止于闺秀风雅,还关注《茶经》、《聊斋》、服饰等,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她编辑的书很多,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钱红丽《风吹浮世》、《低眉》等,她责任编辑。原来,“鱼丽”就是鲍广雨。我想,笔名“鱼丽”一定来自遥远的《诗经》吧,就像“扬之水”之于赵丽雅一样,诗意而神秘。